

佟杰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TONG JIE WEN JI

佟杰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地平线作家文丛·佟杰文集 TONGJIEWENJI(全三卷)

著者:佟 杰 版式设计:金克义
责任编辑:吉 青 封面设计:佟 明 责任校对:郭崇智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邮政编码:130021
电话:0431-5649704
印刷:吉林市创大彩印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41 字数:11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7-206-03617-1G·1467
版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定价: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鄂 华

当我从佟杰同志的胞兄手中，接过这部沉甸甸的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佟杰文稿时，我的心被撼动了！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这是一个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青年人，用他全部的心血和激情书写出的生命的记录。

我和佟杰同志只见过有数的几次面，但每次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八八年夏季里的某一天，他到我家来看我，那时他在吉林市文化局创作室工作，为了一本状写吉林市秀美的风光名胜的散文集《北国明珠》来向我约稿，因为我曾经在吉林市生活和工作过几年。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目光坚定，神态朴实谦逊，浑身焕发着蓬勃朝气的青年人。尽管那时候向我约稿的报章杂志和出版社确实不少，有时也很难一一都答应，但他身上的那种真诚、热情，特别是他对故乡乡土的一往情深打动了我，我答应了他一定会给他主编的这本散文集写一篇散文。第二次见到他，是他从电话中知道我已按照约定时间完成了这篇散文《梦中的江城》，特地从吉林市赶到长春，到我家里来取，并

向我转告吉林市的一些朋友和领导们知道我写这篇东西后都很高兴。这次由于时间匆忙,他没有更多谈什么,但他脸上洋溢着的那种真诚的喜悦之情却使我十分感动。第三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八九年《北国明珠》出版之后,他到我家来送给了我一本样书。这时他已调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并且已经是吉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使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层。这次见面我们谈的很多。他向我详细谈了他目前的创作情况以及他未来的创作计划,他主编的书有好几部已经出版,他创作的电影和电视剧本,有的已经摄制完成,有的正在拍摄中。他谈话中的那种真诚的投入,也深深感动了我,我满怀欣喜地感觉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青年人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热爱生活、对于未来有着宏伟抱负的难得的人才!在他这一代人的身上,寄托着我国文学艺术的未来和希望。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之后的我们的再一次见面,竟然会是在与他的遗体告别的灵堂里。那一天,我又一次见到了他那张躺在鲜花丛中的熟悉的面容,眉目间仿佛还依然带着微微的笑容,其间却又深含着多少说不尽的遗恨!

在那天的悼念仪式中,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哥哥佟明,他的弟妹和众多的亲人。在与他哥哥的谈话中,他难过地告诉我,在他收拾他弟弟的遗物时,在为数不少的已经发表、出版或已经摄制完成的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本之外,他发现的更加大量的却是为数超过已发表的著作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尚未完成或已完成的各种形式的著作手

稿。他的谈话,给我已经十分悲痛的哀悼心情,更增加了一份沉重的惋惜。天公忌才,使这样一个有着无尽璀璨前程的青年作家英年早逝,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

从那一天起,漫长的十三年时光过去了。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不再是那些堆积如山的使人空怀无尽遗憾的佟杰同志的手稿,而是一部经过他哥哥佟明精心整理过的校勘仔细、装帧精美的一百多万字的巨著《佟杰文集》!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使一个无尽的遗憾,终于得到了一丝补偿。从这部文集里,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真实的佟杰,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佟杰不平常的一生的冰山一角,感受到了一些他的非常的文学才能,他的非常人所能有的勤奋,他的非常的对祖国的爱,对家乡的爱,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爱,以及对他身边正进行的改天换地的壮丽事业的爱。

使这本书显得不普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它的整个完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深沉的动人的亲情!

在佟杰同志壮志未酬,抛下了大量的未完成手稿和宏伟的创作计划,离开了他的朋友和亲人的时候,在他住院第三天就从几千里外的深圳赶回来的他的大哥佟明,伴同着他的几个弟弟妹妹,仔细搜集着佟杰的每一篇遗作,连他的只言片语都不放过,然后花了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对它们进行了精心的整理、修改、补缀,终于汇集成为可观的巨册,最后又千方百计地为它谋划出版、发行,在出版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亲自担任校对,一个字、一句话地反复推敲,

这一切工作,又是在他本人繁重的本职工作之外进行的(当然大量的工作还是在他退休之后完成的)。

这种动人的亲情,从文集后附录的佟杰的几位兄弟姐妹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几篇文章都非常使人感动,那种不加修饰的发自内心的同胞情谊,读来声声是泪,字字是血,却又都有一股催人向上的力量。从这几篇文章看,他们一家的几位兄弟姐妹都很富有文学天分,甚至有的人现在也正在从事文学创作工作,我相信他们将来也必定能成就一番文学事业,这也差可告慰佟杰的在天之灵吧?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长春

鄂华,当代著名作家。原吉林省作协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世界作家笔会会员、剑桥荣誉骑士团终身会员、国际名人俱乐部终身会员。

打破阴阳界 相会在梦中(序二)

——痛思二弟

佟 明

二弟离开我们已经十三个年头了。漫长而又短暂的十三年啊，二弟，你在哪里？是乘在黄鹤之上，与仙人们遨游九天？还是品着一杯清茶，在伏案创作新的作品？你可知道，每逢过年过节，白发老娘都要把你的碗筷摆上；每到清明，兄妹们都泪洒衣襟？茫茫宇宙，沉沉地府，二弟，你何时归来？让我们再见到你那笑咪咪的面容……

我永远忘不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那个令人心碎的日子。这天夜里，天空飘着细雪，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医院走廊里一扇破旧的窗子被风吹得发出“啪啪”的惨人的响声，大地沉沉，星月无光。躺在病床上的二弟正打着十几个吊瓶。白天，医生已下了病危通知书，二弟年轻的四十岁的生命之烛面临熄灭。我守在二弟的床前，看着二弟蜡黄的脸，心里一阵阵发慌。是心灵感应，还是上苍有灵？不知为什么，我总怕半夜三点的到来。二弟睁开眼睛，对我说：“大哥，把吊针拿掉吧，我累呀！”傻二弟啊，这是维系你生命最后时刻的吊针啊，我能叫大夫拿掉吗？我心里滴着血，很想跟二弟说：“在那个世界里有爷爷、奶奶、爸爸，还有早逝的一个弟弟和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哥哥，你走了也不会孤独的。”可我能说出口吗？我轻轻地抚摸一下二弟因肝腹水涨大起来的腹部，伸手抹去二弟眼角上两滴浑黄的泪珠，自己的眼泪无声地淌了下来。此刻，回天无力，欲说无言，生离死别，心如刀绞。夜三点整，二弟用力喊了两声“大哥！大哥！”终于停止了呼吸。怪啊！风停了，雪住了，天空露出了清冷的月光。古人说，每个人都是天上的星宿下界，难道这是真的吗？二

弟,神灵来接你了,爷爷、奶奶、爸爸来接你了,你走好啊!我用剃刀蘸着泪水,小心地给二弟刮净胡须,最后轻轻地抚摸几遍二弟那永远慈祥的面孔……

二弟确诊为肝癌的第二天,我接到四弟打来的电话,马上从深圳飞到长春。当我出现在二弟病房里的时候,二弟掩住病痛,蜡黄的脸上透着心里的企望,说:“看,把大哥也折腾来了!”几滴泪珠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我掏出面巾纸给他擦去眼泪,说:“二弟,不要怕,咱们尽力想办法治病。”但多方求医问药,仍于事无补,二弟得的是世界上还没有攻克的病中之王啊!

在病床上,二弟仍要写计划中的书稿。他向省党史办的同志要来一摞稿纸,要写出长久以来的计划——以个人、家庭和故园为背景与素材的反映时代变迁的长篇小说。但他只在稿纸上写下了“死亡城里的回忆”几个字,病魔折腾得他再也写不下去了。他仰天叹道:“如果再给我二十年的时间,我便没有什么遗憾了!”在病情稍稳时,他向我口述了写《战争三部曲》——《“将军”的妻子》、《不锈的军功章》、《叛徒》的计划和故事梗概,写作反映日本战败后的五十集电视连续剧《战俘大遣返》的主要内容……我一边听着,一边安慰着他,有时也讨论几句。他说:“大哥,你倒是记下来啊!”可我纷乱的心怎么记啊!我虽然年轻时写过和发表过一些东西,也对二弟有一点点影响,可自从步入官场,繁忙的工作早就叫我撂笔了。二弟,大哥现在已经提前退休了,又拿起了笔,我虽然不能像你那样写出一百多万字的东西,但一定把你的遗稿编成文集,作为将来在九泉之下相见时送你的礼物!

我家是土改后的翻身农民,生活上并不宽裕。作为老大,我小时偶尔吃到麻花、烧饼,到二弟时就没我的待遇,只能吃豆包、窝头。孩童时,我这个愚笨的大哥在冬天里用压板打麻雀,每次打到几只,弟妹们团团围在火盆旁看我烧麻雀,烧好后,先从最小的分起,胸脯、大腿……最后我和二弟只能分到麻雀的头和胃,二弟从不争嘴,吃得津津有味……二弟六岁就上学了,每天跟着我到两里路外的法特中心小学上学,放学又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回家,一跟就是几年,慢慢的,二

弟从孩子成长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当我念高三的时候,二弟也考入了舒兰一中。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二弟没有参加什么造反、夺权的斗争,而是带着好奇和求知的心理走了半个中国。他曾单独到了贵州报社,当时全国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但贵州因地处偏远,尚未乱起来。主编听说来了一个红卫兵,亲自在铺着红地毯的会客室里接见了。出乎主编意料的是,这个红卫兵没给他带来什么麻烦,而是虚心地问了一些办报的知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参加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后,回到了舒兰一中。一打听,二弟已单独外出三个多月没有消息,正赶上当时某个地方铁路出事死了不少红卫兵,我赶快给沈阳的姑姑发了一封电报,问二弟到她处没有。刚发完电报不一会,二弟穿着已经破旧的衣服笑咪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九六八年十月,开始了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我回到了家乡法特,二弟不愿离开集体,随同学们到了七里公社的知青集体户,从此和二弟见面的机会少了。六九年十二月,二弟应征入伍,到了辽宁丹东五龙背。在当普通士兵的岁月里,他业余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贫农的儿子》。这个剧本因故事情节生动,在战士中互相传看,有个战士根据剧情编绘了一本连环画,被《连环画报》相中,后来于一九七五年第五期以《争夺》为名刊用了。二弟由此于一九七四年二月被部队派到连环画报社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后来还创作了《爱与恨》、《红卫兵战歌》等连环画脚本。这期间,一个普通士兵一个月几块钱的津贴在北京是无论如何不够用了,二弟便给我来了一封信。我当时刚结婚,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已欠了一点债,便马上到单位借了三十元钱给他寄去,二弟接到后非常高兴,回信道:“钱收到,真乃及时雨也。”在连环画报学习期间,二弟带着剧本来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由此结识了忘年师友——八一厂文学部副主任吴升远先生。当时全军有三个战士写了电影文学剧本,但只有二弟这个成型。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二弟除了学习连环画编写知识,还不断地向吴先生求教,跟吴先生学了不少东西,吴先生的一些谈话内容,现在还保留在二弟的笔记本中。这个剧本八一厂原有拍摄的打算,但因写的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事,是当时一直争论的问题,便逐

步搁浅了。由于二弟勤于写作,在《解放军报》、《前进报》等军内外报刊上不断地发表一些文章,当兵不久便从连队调到营报道组、团报道组,最后到军创作组。部队本来已报他提干,但被一个大官的儿子给顶了下来,二弟也一气之下退伍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晚上七点多钟,一趟军列驶入舒兰车站,车上满是退伍兵。我和父亲、四弟在风雪中迎接了穿着士兵服、扛着行李的二弟。当了五年兵,总不像当了官衣锦还乡那样叫人兴奋,不管我说什么,二弟还是掩饰不住失落的心情,好在他嫂子的一顿热饭驱除了严寒。二弟又回到了故乡法特。就在二弟准备农具下地劳动的时候,吉林军分区要编一本民兵故事集,任务下到各县武装部。这是文艺创作,武装部哪有这样的人才,情急之下,武装部一位领导提议在退伍兵中找,因为这批退伍兵大部分是老三届的知青,不乏各种人才。一查档案,呵,还有个军创作组的,于是,七五年的三月十五日二弟被抽到武装部搞创作,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编写了民兵故事集《红松岭》,并付诸出版。刚完成任务,赶上吉林市一轻局招工,因玻璃厂和针织厂缺工人。二弟是从集体户参军走的,属下乡知青,在招工范围之内,经推荐上了招工名单,但得要原下乡公社的证明,当时正好我的同学邱凤耀在七里公社知青办负责,我预先给老邱打了电话,二弟便去取证明。那天我陪保卫部王德旺主任去乡下检查工作,傍晚回县时路过七里,我透过车窗看到二弟在路上迎着风雪踱步。那时公共汽车极少,他在等过路车搭车回县。我赶快叫司机马师傅停车,叫二弟一起回到县里。招工后二弟被分到针织厂当了工人。

一九七五年七月,吉林铁路分局公安处伞雨杰科长(后任铁路分局政法委副书记)来舒兰县总结护路模范事迹材料,县委办公室王书文科长配合,保卫部派我参加。三个人数我年轻,十几篇材料理所当然地由我执笔。经过一个多月的的工作,任务完成得不错,伞科长对王书文科长说:“小佟是你学生,你做做工作,把他调到我处工作,我正缺一个写材料的人。”王书文老师跟我一说,我立时想到了二弟。当时我在县保卫部工作很顺心,也很受重视,没有往市里去的念头,便对王老师说:“给你推荐一个比我强的人怎么样?”王老师问

谁,我把二弟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王老师一拍大腿:“太好了!”王老师对二弟也是了解的。就这样,伞科长回铁路公安处打了报告,人事科便到一轻局协商调二弟档案。铁路公安处要调一个普通工人,这事使一轻局管人事的同志很惊讶,便汇报给了领导。领导马上取来档案,了解了二弟的历史,当时便作了决定:告诉铁路公安处,这个人我们留下了!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二弟从吉林市针织厂调到市一轻局,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二弟的创作是刻苦的,也是坎坷的。一九八二年,二弟在吉林市文化局创作室工作,因国庆按惯例要自编剧目到省之后到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二弟写了七场话剧《共产党人》,经市委宣传部等部门集体讨论一致通过准备作为汇演剧目,并在江城日报头版发了消息。但在有人想挂名而又没成功的情况下,使这个剧本的舞台生命夭折了。后来他根据此事写了电视剧《一个剧本的诞生》和《迟迟升起的明星》。一九八六年,二弟在市党史办工作,他在搜集党史资料中,发现那么多革命先驱者的感人事迹,这些革命者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二弟深受感动,萌发了为先烈树碑立传的想法,拟编一本党史教材,取名《江城英烈》。历时一年多的艰苦工作,一九八七年底书编成了,整个组稿、编稿、改稿工作皆是二弟一人承担,并自写七篇与《后记》六万余字。此书由全国人大副主任楚图南题写书名,当时的省委书记高狄等领导同志题了词。书出版后,收到了热烈反响,但也因署名问题,引起了风波,曾一度使大部分书压在出版社不让动,最后只好在书的编者前加一个小小的字条了事。两次署名事件不由不使人感叹某些文人太可怜了,自己若写不出来,又何必对别人的成果垂涎三尺呢!

后来二弟调到省党史研究室工作,在周兴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文笔才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由他编剧的《烈火英魂》电视剧,一九八九年由长影拍摄上演后,为党史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子。在省党史办工作期间,是二弟创作的一个发展时期,他主编的六本书,有五本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他与吴升远先生合作的电视剧《梁士英》(上、下集)在他病故三年后由八一厂拍摄,并在中央台播

映。

在这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说一说吴升远先生。二弟与吴先生的交往是比较早的,既是师生之谊,又是忘年交。在十几年的交往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成功地合作了电视剧本《梁士英》。二弟走后,吴先生对剧本作了重大修改,几乎是重写一遍,在《八一电影》发表和拍成电视剧后,仍把二弟的名字署在前面,这种高风亮节是永远值得文人们学习的。

二弟不是大家,他的创作刚刚步入辉煌期,生命之火就熄灭了。但他留下的百万字的东西,足以显示他的写作才华。纵观全部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亲历性。小说《请你相信我》的一些内容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个剧本的诞生》等都是他所经历的生活写照,但这些生活中的经历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经过了很大的艺术加工。二是可读性。二弟的想象力十分丰富,编故事是他的特长。他根据一个老太太自称是杨靖宇将军的夫人,连续几年上访这么一个简单的事件,写了电影剧本《“将军”的妻子》。听了营口教育学院讲师曲啸的一场演讲,写了电影剧本《幸福在给予中》,讲述了一个人的曲折经历和家庭的悲欢离合,故事委婉动人,感人肺腑。三是探索性。二弟在作品中努力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人物思想深处的东西。如《权力三部曲》,反映权力使一些人成了为人民谋福利的英雄,但也使另一些人丧失了灵魂。从另一个角度写战争的作品《“将军”的妻子》、《痛悔的一生》从人性角度进行了探索。他虽然只留下了一首诗,但这首诗有其独特的魅力,诗人金克义先生看后说,如果谱成曲子,定是一首很美的歌。

往事如烟。

二弟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遗憾。当我和大妹佟凤、四弟佟志、堂弟佟石在收拾遗物时,从满满四大纸箱的文稿和笔记本中,才发现二弟有一百多万字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及庞大的写作计划,又生出无限伤感。作为兄长,我一直想把他的作品编辑成书正式出版。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这既是对二弟的一种怀念,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二弟,你在看到这套文集的时候,一定走下望乡台,跨

过奈何桥,来见大哥一面,让我们兄弟在梦中好好倾诉这些年的离情
.....

在文集编辑过程中,吉林市作协副主席金克义先生、市群众艺术馆编辑郭崇智先生参予具体编校,使全书较科学地谋篇布局;吴升远先生、马世超教授、郭志明老师、李慧奇女士等友人写来满怀深情的纪念文章,再现了二弟生前的音容笑貌;更蒙鄂华先生作序,为本书增光,在这里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了。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深夜于吉林松花江畔

佟杰小传

陈万发

一九五一年农历三月初九，佟杰生于吉林省舒兰市法特乡南门外村。这里是满族的故土，清王朝为了保护自己的发祥地，建造了万里柳条边墙，佟家祖上不顾禁令，从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逃荒来到东北，落脚在柳条边最北边的边门——法特哈门，到佟杰已是第七代了。佟杰出生的时候，中国翻天覆地的革命已经结束，佟家从旧社会的苦海中被解放出来，翻身做了主人。长辈们对党、对新社会深厚的阶级感情，从小就灌注在佟杰的心灵里，使他从小就热爱党，并不断地追求进步。由于家里孩子多，加之佟杰小时好淘气，又聪明，所以在他六岁时，妈妈便让他上了学。本来当时不够上学的年龄，但因校长李玉琦先生是佟家邻居，便答应让他去学校当旁听生，过两年再正式成为学生。但他一到学校便学上了瘾，因品学兼优，再没有留过级，成为年级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一九五八年的清明节，佟杰等一批优秀学生在故乡的南山烈士墓前加入了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历任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一九六四年读初二时，又加入了共青团。少年的他就酷爱写作，在初二时得过学校颁发的优秀作文奖。在舒兰一中读高中时，他的作文也是出名的，曾在年段做过观摩教学的范文，得过学校征文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随着知青上山下乡的潮流，佟杰来到舒兰市七里乡新民二队（十五方子屯）的集体户里当了一名普通知青。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参军入伍到陆军一九一师步兵五七三团，先在连队当兵，曾在铁岭参加国防施工（打山洞）一年，在抚顺修建地下石油管线，修黄海大堤，参加蛟河八一九二飞机场建设，种过水稻，做过军衣。在铁岭进行国防施工时，因山洞塌方，曾几次冒着生命危险进洞抢救战友；修黄海大堤时，为送一个紧急通知，几乎被台风卷进

大海……因先后在《解放军报》、《前进报》等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被调到营报道组,后调团司令部训练队任文书,又调六十四军政治部宣传处编写《战士演唱集》。在此期间,部队送其到沈阳军区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学习,在《连环画报》上发表过七十五幅连环画《争夺》。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复员回到故乡法特。回乡后,参加了吉林军分区《吉林民兵故事集》的编写工作。一九七五年七月,招工到吉林市针织厂当工人,后到厂工会做干事,市轻工业学校教师,一轻局供销处工作人员,再调一轻局机关。这期间接触了商业,搞了工业,丰富了生活。一九七七年,参加了全国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虽然总分是全市第七名,语文分在全省第二名,但因报考学校是北大中文系和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而这两个系在吉林省当时各招一名学生,再加之当时走后门之风较盛,所以没被录取。第二年吸取消极教训,没有报考。一九七九年在工作繁忙、领导不支持报考的情况下,一天没复习,匆忙报名进了考场,结果差八分未入重点校,考入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期间,曾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毕业后到吉林市文化局宣传科工作,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一九八四年调市戏剧创编室搞专业创作,发表过话剧本《共产党人》和电视剧本《漩涡》。报告文学《当年搞土改的地方》获吉林市电台国庆征文一等奖。这期间参加了北京中国古代戏曲讲习班的学习。一九八六年五月调吉林市委编写党史,主编出版了《江城英烈》。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调入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之后主编出版了《北国明珠》、《死刑犯传记》、《劳工血泪史》、《宗教名人传记》、《世界宗教名人词典》(与初秀峰合作)等书。在各报刊上发表剧本、小说、散文、传记、随笔等多篇(部)。一九八九年,所编电视剧《烈火英魂》由长影拍摄,吉林电视台播后获当年东北风电视大奖赛鼓励奖。他与吴升远先生合作的电视剧《梁士英》(上、下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并在中央台播出,获得了一九九五年第十五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二等奖,第七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二等奖。

在佟杰短暂的一生中,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股朝气,一股干劲。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他在重庆参观美蒋罪行展览馆后,写了

一首《渔家傲》词：歌乐山高雾重重，红岩绝壁屹青松，千秋青史垂英雄。今犹敬，神州新史血书成。 往日魔窟壮死生，而今山青任我行，松林坡下松更青。血沸腾，革命红旗更高擎。青年时代的他，立志继承革命先烈的斗争精神，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一颗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一九七六年的八月，他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青春》词：人生最宝贵，青春少年时。领巾、团徽、党旗，步步循真理。走遍东西南北，历尽工农商学，从戎更磨砺。几度生和死，烈火炼真金。 日月长，人生短，怎逝去？胸怀凌云壮志，雏鹰要展翅。激扬脱俗文字，精习超群武艺，挥笔书青史。历史大潮中，破浪扬帆起。从这里不难看出他立志写作、激扬文字的决心，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气势。这种精神在他的生活和写作实践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一九八二年，他创作了七场话剧《共产党人》，在被人为夭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气馁，没有灰心，而是一口气写了《一个剧本的诞生》和《迟迟升起的明星》两部电视剧本，以后的一系列创作成果充分证明了他的人格、个性。现在就他已存的写作计划看，本来应有大量的、等身的著作出现，但天公嫉才，使其英年早逝，只留下了百万字的作品，怎不令人扼腕长叹：痛哉！惜哉！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三时，因患肝癌，医治无效，病逝于长春吉林省肿瘤医院，年仅四十岁。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日于吉林市

陈万发，吉林市广播电台原社教部主任，系佟杰生前好友。